

这些天我们一起经历的人和事

——首届南京多闻论坛侧记

2015年4月11日，南京大学新闻学院在费彝民楼4楼会议室召开了首届多闻论坛会议。说起这个会，得溯源于11年前的某个深夜，一批年轻的访学者和香港城市大学媒体系李金铨教授聊天，想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对墙上挂着“友多闻”三个墨笔书写的大字，于是一起定下了“多闻雅集”这个承载了无数期待与梦想的学术共同体名称。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多闻雅集”到“多闻论坛”，历经十年寒暑的苦练修行，切磋学艺，今年春天南京的多友聚会上，一时间真是人才济济、蔚为大观。当然，古之成大事者，都是韬略、贤能兼备的大才子。李老师的韬略贤能用不着多说，众多友人有目共睹，没有他十年前的顶层设计、十年来的劳碌奔波、组织张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多闻雅集”乃至“多闻论坛”。这次大会值得大写特写的倒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张红军、郑欣、王蕾、朱丽丽、王辰瑶等我这次初识的热心多友们。

短短的两日聚会中，难得有机会与李老师单独说上两句话，但他对我一说起来就是这些人的“迅速决策力与强大执行力”。所谓“迅速决策力”，据李师言，是因为这次“多友论坛”起源于去年10月李师去南大，郑欣和张宁（南师大）陪李师去扬州游玩，李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扬州这座精巧雅致的城市，闲谈中叹到十月的扬州就如此迷人，如果真到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盛日该是如何一番情景啊！郑欣立刻回答，咱们三月份再来。接下来“南大帮”显示出了他们的“强大执行力”。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寻找资金、征集论文、联系多友，安排日程等等，一阵稀里哗啦，快刀斩乱麻般，四十余名多友就在“烟花三月”齐聚南京、扬州了。

作为与会者之一，鄙人虽然是第一次与南京的多友们打交道，但个人感觉他们非常团结，彼此之间配合默契，所以干起事来有条不紊，效率很高，连一些细节之处都体贴周到。譬如我人还在上海，就有短信告知我到南大的路线，询问我到达的时间等等。我非李师，没有他的声望地位，况且与南大多友并无交情，但在南大扬州两地除吃饭睡觉开会的每个时间、每个地点都有人陪伴指点，令我这个时间和方向感都极差的人心里踏实。后来在扬州的大巴车上看到一个南大学生因为太过操劳而晕车呕吐时，羞愧内疚不已，确知个人的安逸快活都是建立在南大多友们的艰辛付出基础之上，他们的深情厚意怎一个谢字了得？

“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中国读书人的至圣先师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定下的交友三原则。多友们的多闻是名副其实的。看着“引子论文”里选题各异、范围极广的文章报告，听着会上多友们深入精到的发言评论，备感自身学问和知识的匮乏，以至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买书，打算从今往后好好充电学习，不然来日怎么敢出来跟众多多友们交流谈艺呢？然而，现代社会的知识信息快速增长，凭个人一己之力穷尽一生，所知所得仍然有限，像这次李红涛多友所做《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就让我获知了一个全新而有趣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或许我不会触及，但这个研究问题的提出和思路的呈现都给予了我太多的启发；还有刘兢小友《发现在中国的“传播”：当代中国议题在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里的流变刍议（1951-2010）》一文，同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不得不佩服作者对大量英文文献的阅读忍耐力；李艳红多友的报告题目是《作为学术对象的“数据新

闻”：如何挖掘其社会科学意义——有关数据新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内容虽然简单，但不失全面细致的思考，背后不难窥测到作者的学术雄心。

多友们的“直”，则体现在4月11日下午多友们对各自报告的“拍砖”过程中。每一个发言者都带着“怕并快乐着”的心情走向讲台接受其他多友们一针见血般地提问。此时，观众们一个个睁开了雪亮的双眼，寻找着报告里的种种“bug”，然后努力用貌似最文明的语言来完成致命一击。最可气同时也是最可爱的是有“文献帝”之称的陕北汉子白红义，他很少修饰言辞，总是直来直往，凭借着无人可及的文献功底，往往只用一句“还有某某文献有提过”，就秒杀对方于无形，颇有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冷血杀手气场。以至于每一个人发完言，都不由自主地朝“文献帝”方向望去，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欢迎大家拍砖”。这与上午一团和气的“高大上”会议主场形成强烈对比。然而，尽管“拍砖”十分踊跃，有时一些多友不得不靠主持人限时终止提问来回避质疑，但多友们更是“谅”的。无论言辞温和还是激烈，多友们的讨论始终坚守在学术范围内，会上大家针锋相对，丝毫不让，会后则握手言和、照样说说笑笑。甚至在严肃紧张、你来我往的提问环节中，多友们时不时会爆发出一阵阵会心的大笑。

“友直”、“友谅”、“友多闻”的多友们既可以毫不留情地争得面红耳赤，又可以在智力的激荡下拊掌而笑，这种境界在当下的新闻传播学术界是不多见的。本人很多时候不愿意赶会场，个人学识浅陋自然是主要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者们的发言都太客套了，仿佛国内某些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只是用来告知的，不是用来议论的，观众们要么做附和式的表态，要么充耳不闻，得到的收益总是不多。尽管李师在会议结束时总结大多数论文都只达到了“中度乃至轻度”的学术水平（相信这个结论还保留了几分“客气”），但“多闻论坛”这个学术共同体所开创的互相砥砺、平等友好的学术之风，却是它值得长久记忆以及留存的价值。在这种风气持续而长久的影响下（用李师的话说是“再有十年”），不仅多友们，而且未来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水平都能上升到李师所期盼的“高度”，这或许正是李师当初创办“多闻雅集”的终极理想。而今，南京大学的多友们接下这个接力棒，所谓任重道远，道阻且长，却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壮举伟业，说不定一不小心就书写了未来新闻传播学史的重要篇章。

调子好像越唱越高了，赶紧打住，直奔扬州。扬州本是个宜谈风月的城市，身边也不乏颜值很高的美女帅哥，可惜大家前一天的学术热情仍未消退，在杂树生花、莺飞草长的瘦西湖畔，除了旅游局长的殷勤介绍，耳边还时不时飘来“大数据”、“政治传播”这类颇煞风景的名词。东观街古色古香，有“韦小宝古玩店”、“洪七公叫化鸡”店，都让人看出扬州人民以金庸小说中的描写为傲。然而金庸笔下浓墨重彩、热闹非凡，最吸引人的扬州去处“丽春院”却不见踪迹。有知情人透露，地下“丽春院”还是有的，只是我等“俗人”无缘观瞻。那也无妨，留下些许遗憾也好，至少为想象留出了空间。回来坐在高山冰的车上，外面乌云密布，一副山雨欲来之势，我却已经置身于川西高原美丽如画的梦境之中了。再见，南京！快来，四川！、

